

90后、00后的他们选择了一份特殊的职业。他们克服心理等方面的诸多挑战，希望给逝者最后的体面和尊严——

殡葬行业中的年轻人

本报记者 张 丹

7月6日上午，张子浩接了一个电话。
放下电话后，他收拾工具，很快出了门。
他要抓紧时间，为一位去世的人做面部缝合。

让逝者更有尊严

24岁的张子浩是沧州一家殡仪公司的工作人员。
张子浩是山东人，2021年从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殡葬管理专业毕业后，来到沧州工作。
说起选择这一行的原因，张子浩开玩笑说，自己性格内向，当时就想选个少说话的专业。
但真进入这一行才发现，工作起来，他说的话一点儿都不少。

在学校的几年，张子浩对殡葬行业有了全新的认识。
“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为逝者办一场葬礼，更要让逝者走得更有尊严。”张子浩说。
工作3年，张子浩已经记不清参加过多少次葬礼，但他记得他的每一次缝合，都让逝者走得很有尊严。
缝合，在殡葬行业中是个技术活。张子浩最擅长的就是这项技术活。
实习的时候，张子浩跟着老师，慢慢消除了对缝合逝者的恐惧。

“一般需要缝合的人，多数是因为意外去世的，面部可能会有变形。”张子浩说，第一次看到那样的逝者，确实会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会产生一些不适感。
越是这个时候，越是到了考验殡葬人的时候。
张子浩遇到过气味比较大的逝者。“刚开始，我是戴着口罩强忍着难闻的气味，等到工作起来，注意力就转移到怎么能将逝者的面部缝合得更好看一些上，感觉气味也就没那么大了。”张子浩说。

除了要面对视觉上、气味上的挑战，张子浩说，作为一名缝合师，还要面对体力上的挑战。
张子浩曾经和同事缝合过两位逝者。这两位逝者是母子，遭遇车祸去世。因为被汽车碾压，逝者头部已经被压扁，面部血肉模糊。

为这两位逝者做缝合，难度比较大，但缝合好了，会让家属看到逝者正常的模样。
张子浩和同事是在中午12点多进入太平间开始为逝者做缝合的。
“说实话，刚看到逝者的那个样子，我一点不害怕是不可能的。”张子浩说，但在和家属沟通的过程中，他又感受到了身上的责任。

缝合从下午将近1点的时候开始，等到缝合结束的时候，已经是凌晨3点。
“缝合结束时，最大的感受就是累。”张子浩说，因为这十几



李佳丽与逝者家属沟通

个小时的时间，他是全程站着做的缝合。
逝者家属看到被缝合好的逝者，流着眼泪和张子浩说着感谢，感谢他帮逝者恢复了原来的样子。
张子浩说，那一刻，他所有的累都觉得值了，也是在那一刻，一个殡葬人的价值得到了体现。

“全能”殡葬师

34岁的刘钊，算是“半路出家”的殡葬人。
说起自己的专业，刘钊说和殡葬半点不搭边。他是青岛电影学院摄影专业毕业的。
而说起自己干殡葬的原因，刘钊说，算是受电影的影响。
电影《人验师》《人生大事》让人们在银幕上看到了殡葬师的日常，也对这一行业有了更深一些的认知。

刘钊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了做殡葬行业的想法。
一次偶然，他在网上看到了招聘殡葬师的信息，带着好奇，他应聘了。
起初，刘钊只是想做一名司仪。“感觉这和我在电影学院学的知识还比较搭边一点儿。”刘钊说，但如今，他已经成了殡葬行业的“全能”。
和张子浩不一样，刘钊在做殡葬行业前没有学习过专业的殡葬知识，也没有在工作前接触过逝者。

刘钊还记得他第一次接到通知，要将逝者从家里拉到殡仪公司时的感觉。
“既有点儿兴奋又有些紧张，我当时想我见到逝者可能会害怕。”刘钊说，可当他见到逝者的第一眼时，心里瞬间就平静下来了。
刘钊说，那是一位比较慈祥的老人，老人的样子就像睡着了一样。
可能是因为想起了自己家的老人，刘钊当时就在心里想

着，一定要把各个环节做好。
老人的葬礼是刘钊主持的。
在工作之前，刘钊他们经过了专业的培训，了解家属在亲人去世后的一个心理变化过程。作为殡葬人，要帮着家属做一些事情，也要让家属悲痛的情绪得到释放。
葬礼结束后，逝者的家属握着刘钊的手，要跪下跟他表示感谢，感谢他让老人走得很体面。

刘钊说，那一刻，感觉这个职业的价值有了具象化的表现。
尽管他的妈妈还是嫌弃殡葬公司的工作服晦气，不让刘钊穿着回家；尽管他的爱人还会在他值夜班时，吓得回娘家，但她们支持刘钊在这一行业走下去。
“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人生的终点，我希望每个人的人生终点都能体体面面。”刘钊说。

为逝者化妆

22岁的刘香是湖北人，毕业于武汉民政职业学院现代殡葬与管理专业。
说起选择殡葬专业，刘香说是缘于一次电视节目。
在电视节目中她了解到殡葬专业很多的内容和意义，所以在高考报志愿的时候选择了殡葬专业。
和张子浩一样，刘香在专业学习中知晓了殡葬行业中的各个环节。
但她最感兴趣也最擅长的是化妆。

女孩子天生爱美，作为一名女殡葬师，她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工作，让每一位逝者也能在人生最后一程，呈现给家人最好的一面。

2023年初，刘香来到沧州工作。短短一年多时间，她已经记不清收获了多少逝者家属的感谢。

因为经过专业的学习，所以刘香在给逝者化妆时有一个原则，就是让逝者的面容看上去自

然又精神。“让逝者像化了淡妆的人睡着了一样，这是我的目标。”刘香说。

就是这样一项简单的工作，也会遇到很多挑战。
今年春天，刘香接到逝者家属电话，希望她给逝者化妆。
逝者是溺水死亡，所以当逝者被推到刘香面前时，面部已经肿胀发紫。
“不仅仅是这样，逝者的嘴巴处还在不断地往外流血。”刘香说，作为一个年轻的女孩，虽然曾经在实习时跟着老师有过很多次给逝者化妆的经历，但第一次见到逝者时她还是有些紧张和害怕。

但看到家属信赖的眼神，听到家属不断地嘱托，刘香就没有那么紧张了。
她根据专业所学，止住了逝者嘴里往外流的血，然后用油彩开始为逝者化妆。
当刘香给逝者化完妆，抬起头来问家属怎么样时，家属说感谢时还说了一句“真的很专业”。

刘香说，就是这句话，让她有了被认可的感觉。
有一次，刘香发现一位逝者的头发已经很脏。
在给逝者化妆之前，刘香让家属用脸盆打来了水。她蹲在逝者的头前，像给自家亲人洗头发一样，为逝者洗干净了头发，才开始为逝者化妆。

“因为逝者是一位30多岁的女性，同样作为女性，我希望她能干干净净的被亲人看到。”刘香说，其实为逝者洗头发不在她的工作范围内，但她愿意为逝者做这些。就像她曾经看的电视节目里说的，她觉得这是她工作的意义所在。

直面生死 “过好当下”

23岁的李佳丽是沧州市人。在两年前，她从来没想过自己会

从事殡葬这一行业。
李佳丽大学学的是酒店管理专业，毕业后留在天津的一家酒店做管理。

李佳丽的父母愿意她回家乡工作。算是和父母“赌气”，李佳丽回家后选择了这一行业。

和刘香不一样，李佳丽没有专业的技术，更多从事的是“忙活事儿”的角色。
当逝者被接到殡仪公司，李佳丽要帮逝者刮胡子、理发、擦拭面容、穿寿衣甚至还要剪指甲。

李佳丽不是殡葬专业出身，刚开始为逝者穿衣服时，紧张和害怕是难免的。
为了让自己不那么紧张，李佳丽会在为逝者穿衣服时，跟逝者“说话”：“现在咱们开始穿上衣，我会尽量小心点，别把你弄疼了”“对不起，不小心碰到你的头了”……

随着接触的逝者越来越多，李佳丽再见到逝者时已经不会紧张，但现在她给逝者整理仪容或者穿衣服时，还是会跟逝者“说话”。

人生最后一程，她希望每一位逝者都会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人被对待。

李佳丽曾经接到一位逝者，是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老人。逝者被接到殡仪公司时，头发、胡子很长，手指甲也很长。为了让老人走得体面，李佳丽为这位逝者理了发、刮了胡子、剪了指甲、擦拭了面容。当她给老人擦拭完毕换好寿衣后，她觉得老人的面色慈祥，嘴角是微笑的。

李佳丽也会听到一些闲话，“一个小姑娘，干这一行，不知道怎么想的。”

李佳丽曾经谈过一个男朋友，她干了殡葬行业后，男朋友一家人不停地劝她换工作。因为她没换工作，男朋友和她分手了。

刘钊说，自从他干了这一行，叫他一块儿出去吃饭的朋友越来越少了。

张子浩的许多亲戚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干殡葬行业。怕父母“抬不起头”，每次回家亲戚问起他的工作时，他会说做服务业。

因为见过很多“死”，所以他们更在意“生”。李佳丽和刘香两个女孩常常会坐在一起，讨论“生”的意义，如何才能让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，最后她们得出的结论就是：过好当下每一天，陪伴好自己的家人。

张子浩说，他理解亲戚朋友的想法，因为中国人对于死亡向来是比较“忌讳”的。

但他相信，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殡葬行业，随着这一职业标准体系的不断完善，人们对殡葬行业的偏见会逐渐减少。

“我们正在勤学苦练，迅速成长。”张子浩说，希望殡葬行业的年轻人能为这一职业“代言”和“正名”。
(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